

# 焦裕禄精神的新时代回响

◀(上接1版) “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摸索出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。”

夜,炎陵县委大院的灯火渐渐暗去,县委的同志悄悄拉上办公室的门,独留下黄诗燕一人。静坐在办公桌前,他细细研读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著述《摆脱贫困》。

仅有20万的人口,接近20%的贫困发生率;“十种九不收”的种植条件,运不出去生生烂掉的水果,还有百姓逢雨必漏的“杉皮屋”……一个“贫”字,深深刻印在这片红土地上。

怎样才能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穷帽,如期完成党交办的任务?

7月的一天,烈日炎炎,黄诗燕顶个草帽,又下乡了。这一次,在霞阳镇山垅村村民陈远高家,他发现了一棵老桃树。

“真的?”黄诗燕推了推眼镜,“这一棵树年收入有7000块?”

从选种到嫁接,从上肥到除虫……汗水浸湿了白衬衣,可他兴致不减,操着一口浓重的攸县口音,拉着老乡问了个底朝天。

一旁的炎陵农技专家谭忠诚越听越佩服:“只听说他是个笔杆子,没想到竟是学农出身,提的问题都很专业。”

“这就是咱炎陵的摇钱树啊!”连拍了几下老桃树,黄诗燕一直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。

这次调研后,炎陵黄桃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迅速挂牌,农民种黄桃免费领苗领补贴。“黄桃”挂帅打头阵,要搞八个特色生态农业基地。

40多公里外,蒙汉却在犯愁。

扶贫靠产业。溆浦虽然是传统农业大县,规模产业却近乎一张白纸。县委班子换了一茬又一茬,2012年全县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仍在全省倒数。

还有138个贫困村、13.41万贫困人口,51个村公路没有通……广袤而崎岖的山区实在掘不出“源头活水”,蒙汉把目光投向县城边上的一片荒地。

“咱们的园区怎么搞?”2013年9月的一天,蒙汉又把时任县发改局副局长周钊叫住了。

“关键要做起来。”周钊硬着头皮,心里打鼓。几个月前,就因为工业园区的规划建设问题,这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蒙汉书记骂哭了。

“那就组个班子,马上搞起来!”

一个月后,还在到处跑手续的周钊和在“冷衙门”里混日子的刘小兵突然接到通知:到卢峰镇沈家堡集合!

大步流星,蒙汉领着他们直接爬上一座山头,指着四周一片荒山,语出惊人:“这儿就交给你们了,干好了,是溆浦的功臣;干不好,就从山头跳下去!”

溆浦县工业集中区管委会就这样宣告成立,当上管委会主任的刘小兵被“逼上梁山”,麾下只有一个公章三个兵、50万元启动资金,一块300多座坟墓要外迁的荒地。

蒙汉立下军令状:将产业园区作为发展溆浦经济“第一大主战场”!可是,1亿多元的厂房建设资金,县里一分钱拿不出来,记不清有多少老板一听要垫钱修路建厂房,立马拍拍屁股走人。

“前面那么多事都没搞成哦。”“这个‘湘西乌克兰’,搞工业没出路!”……

空前的压力也向黄诗燕袭来。

炎陵山区素有“天然氧吧”之称,果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。但过去30多年,这里引进了多个鲜果品种,始终“只有样品没有产品”。

市里有人提点他:“这么紧巴巴的财政,万一砸不出个水花,你这个位子能坐得稳?”

农民们没几个敢信:“从种子到票子,至少三五年,万一搞不好,不是鸡飞蛋打?”

“别人嚼过的馍”,吃着没味道;因地制宜的路,只有闯才能看到未来。黄诗燕浏览着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考察扶贫开发工作的报道,反复回味着总书记提出的“只要有信心,黄土变成金”。

他深知,要想改变落后的面貌,一方面要全力以赴抓产业,一方面要身先士卒鼓士气。

“产业做好了,农民才能真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。”当机立断,黄诗燕干脆领着专家组,下村搞起黄桃种植基地。

产量不足?他挽衣袖卷裤腿,蹲在树下查虫害;

卖不上价?他从除虫方法开始教,对标海外市场提品质;

品牌叫不响?他字斟句酌广告语,包装标识全统一,一举申报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”!

2016年初夏,近万吨黄桃金灿灿地挂满枝头,黄诗燕又开始谋划销路:“糖分高、容易坏,要抓紧卖!”

一场黄桃大会办了起来,他亲自登台给黄桃代言:“个大、形正、色艳、肉脆、味甜、香浓,炎陵黄桃既好又好看!”

有人提醒他:书记站台会不会影响不好?他脸一板:“为百姓站台,我怕什么?!”

这还不算,他又在县域全境建起集中统一的收购站,组织电商送技下乡,小山沟里刮起直播带货风。

“回过头看,没有黄书记的胆识和担当,根本不可能做到。”谭忠诚说,“有人说黄书记拿黄桃赌了一把,但我们明白,这根本不是赌博,从头到尾他都想得特别细,看得也远。”

以3年为一节点,按照黄诗燕设计实施的“广种、丰产、外销”三步走,小小黄桃“四两拨千斤”,盘活了全县扶贫、就业、交通等难题。8年间,“炎陵黄桃·桃·醉天下”叫响市场。

这8年,也印证着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脚步。

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人脱贫,约每3秒钟就有1人跨过贫困线。

“脱贫致富贵在立志,只要有志气、有信心,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州十八洞村考察时的话语,在蒙汉心中升腾起一团火,燃烧着他,也炙烤着周遭一众人。

大会小会,他都为工业园撑腰站台;四处招商,他冒着大雪给企业家母亲拜寿,说服他回乡创业;隔三差五,他就跑到园区指挥调度,晚了就在工棚和衣而睡……

打听到几位溆浦籍企业家有回乡建厂的意向,他带着刘小兵立刻飞到广东。没有开会,也不座谈,蒙汉直接找了家餐馆,自掏腰包请客。

就这样,一家接一家,一企定一策,49家企业

进驻了,扶贫车间开动了,贫困户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了。

我们跟随刘小兵,站在曾经举行任命仪式的山头环视:溆浦产业开发区二期建设如火如荼,一片荒山成了创新发展的热土。

“从建这个园区开始,蒙书记就真的想给溆浦留下一只会下金蛋的鸡。”指着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园区道路,刘小兵告诉我们:当年蒙汉力排众议,通过公开招标选了一家全球知名的公司来做设计,很多模棱两可的问题,比如路要不要修这么宽、山要挖掉几座,他都坚持绝不“降级”,要按未来几十年能支撑起现代化产业园的规模!

“绿我涓滴,会它千顷澄碧。”焦裕禄当年带领群众栽下的泡桐,不仅把漫漫黄沙变为万亩良田,也成了今日兰考名副其实的“绿色银行”。

而黄诗燕和蒙汉,留下的是一个年综合产值20亿元、惠及县域内三分之一贫困人口的黄桃产业链,和一个技工贸年总收入近30亿元、成为“产业链”样板的省级工业园区。

**行路:跨越半个多世纪,什么才是他们心中不变的标尺?**

谭忠诚的手机里,存着炎陵桃农们为纪念黄诗燕的朋友圈截屏。其中不少,重复着“黄书记就是焦裕禄”这一句。

老百姓怎么评价蒙汉?溆浦县委办的干部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拉着我们走上了蜿蜒曲折的山路。

蒙汉到任时,这个百万人口大县刚刚经历了前任县委书记贪腐落马的震荡,基础建设欠账多、脱贫攻坚梗阻多,黑恶势力滋扰的群体性事件也时有发生。

“脚底下出思路!”

如一阵旋风,蒙汉上任56天就走遍全县43个乡镇,所到之处“飞沙走石”——他把矛盾问题都揭开了看,“政绩盆景”“民生工程遮羞布”,到了他这里统统掀掉。

第一次到溆浦县最偏远的沿溪乡,蒙汉就发现了问题:去瓦庄村有两条路,要么是坐车绕行50多公里,要么是翻山走小路,徒步大概7公里。

“走小路。”已经入夜,蒙汉手电一打,率先攀上陡峭山路。

到了山顶,乡亲们告诉他,对面的乡被大山挡住了。一来一回只能绕道,200多公里!

“这怎么行?”蒙汉一听急了。已近凌晨,他一个电话打给交通局局长:“一早8点,开现场会!”

第二天8点整,山头现场会准时召开,蒙汉让交通局局长现场签下军令状:打通两个乡直达的翻山路,要快!

不到半年,路修通了,两个乡距离缩短至20公里,蒙汉乘胜追击,干脆在全县搞了个“断头路”三年清零行动。

拿下阵地,全力推进!溆浦干部觉得蒙书记手里好像握着一根小鞭子,赶着他们一路小跑。

不打招呼,他直接“杀”到工地现场,径直走到路基边上,抄过卷尺蹲下就量,张嘴就问灌注质量——

“你这个灌满水泥了吧?”

“灌了,灌了。”

他不信:“敲一个,来来来来,敲一个。”抄起锄头,他叮当一顿敲,见路基松动,眼睛一瞪粗着嗓门便喊:“这边就没灌啊!”

不等接茬,他转头一指施工方:“我知道你们!灌也灌了一点,‘偷’也‘偷’了一点,交通局来搞质量检测,你就带到灌了的那个地方去敲!”

对方连连点头,他还放心:“你别糊弄我。如果里面没灌满,这里汽车的轮胎压过去就压坏了!”

末了又比着手势说:“我要拿起八磅锤来敲的啊!”

大山里的沟坎,思想中的懈怠,都是最难啃的硬骨头。作为县域发展的领路人,必须一竿子插到底,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“精准滴灌”到每家每户。

河水湍急,他纵身跳上木船,扯着嗓子和“孤岛”上的村民喊话;山石滑坡,他一脚跨上村民的摩托,摸黑前往山顶的片组;鞋子陷在泥沼里拔不出,他直接拽下来提手上;太晚了就夜宿农家,扒一口老乡家的剩饭,分一床破旧的棉被……蒙汉踩着一双大脚板,划定了全县行政村1577个网格的服务路线图。

电不来、网不通,他不走;房不改、账不对,他倒查。针对基层党组织涣散无力,他提出“所有干部联农户”的硬要求;发现“两不愁三保障”跑冒滴漏,他又念“问题在一线解决”的紧箍咒。

溆浦县扶贫办的颜涛是跟着蒙汉下乡最多的人,他记得蒙汉入户的习惯动作:开龙头、开电灯、看米缸、看存折。

有一次,看到贫困户改造后的房屋厕所没装门,只用了两块帘子隔开,他当场批评镇党委书记:“你去上个厕所,看看你羞不羞!”

跑遍溆浦的犄角旮旯,百姓的问题解决了不少,蒙汉的“亲”也认了不少。

在卢峰镇屈原社区,我们找到了那段视频里跪倒在雨中的王林芳。

“你比我大了几岁,我就喊你大姐吧!”蒙汉第一次来家的情形她还历历在目。

多年前,王林芳的丈夫在一次劳动中从山上摔下,落下了终身残疾。此后两个儿子离家出走,儿子们撇下孙女外出打工,一家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,几次都想抱着小孙子跳进溆水河里一了百了。

可蒙汉逢年过节总想着她,一次次来家里安慰:“大姐,有困难不怕,我们来帮你一起想办法。”

帮扶政策一项项落实,王林芳的丈夫纳入低保、儿子孙女住上了公租房,蒙汉还经常上门嘘寒问暖。

“他就是我们溆浦的焦裕禄啊!”王大姐的情绪又一次失控。

颜涛又带我们找到了74岁的北斗溪镇华荣村村民李金冬。

老屋又破又黑、儿子卧病在床……2015年冬,李奶奶第一次见到这个大个子的县委书记。

“我的娘已经不在了,你的生日和我娘就差一天,你就是我的亲娘,以后你的家就是我的家,

我到你这儿来就是到家了。”那一刻,她的心被他的这番话温暖了。

如今,全家人住进新房,两个孙女相继考上免费师范生。可李奶奶还是惦记着那间蒙汉住过的破屋,梦到他又拎着大包小裹进门就喊:“娘,我来了!”

我们一愣,不禁想起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,焦裕禄坐在老大爷的床头,说出的那句“我是您的儿子”。

正如焦裕禄当年所说:“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,出现在群众的面前,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,去关心群众,帮助群众。”

蒙汉认了多少亲?好像没人说得清。走了多少路?干部们的苦笑能说明。

一程又一程,我们亲身体验着蒙汉的日程。连日阴雨,山路上覆盖着薄霜,车窗外云雾缭绕,三五米就辨不清人影。身侧是万丈悬崖,遇到急弯不由让人捏一把汗。

“左拐右拐兜尽他的,好像脑子里有张地图。”司机贺泽健最佩服蒙汉的体力和韧性。每次下乡暗访,蒙汉都会暂时“保管”所有人的手机,由他指挥路线,随时停车查办问题。

端上一锅热乎乎的糙米粥,炎陵梨树洲村的村民一再拜托我们把黄书记写好,因为他“把群众的小事,都当作大事”。

这个海拔1500多米的小山村,曾是炎陵历史上最后的无电村。黄诗燕第一次到这里,听说有个组还在用手摇发电机,特意改变行程,换上拖鞋,循着山泉逆流而上。

青苔湿滑,黄诗燕一脚没踩住,跌进水潭,浑身湿透。上了岸来,他连说“不要紧”,草草抹了一把脸,就把老乡递过来的衣服套在身上。

然后,他又面色沉重地对同行的干部们说:“21世纪很多年了,竟然还有老百姓用不上电,我们是有责任的,我们对不起老百姓。”

而今,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,电网架到了山顶上,特色民宿有了统一规划,老人看病孩子读书不犯愁……小山村已成当地一席难求的网红避暑地。

在炎陵采访,县委大院进出数十回,我们对老古董般的门窗和台阶印象极深。时任县长文专记得,黄诗燕一上任,就和县委办的同志们统一认识:“把钱花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

易地扶贫搬迁、农村危房改造、土坯房集中整治三大工程齐头并进,随便划拉划拉就是3亿多元的支出。

“这可是炎陵县全年的财政收入啊!”“要不把标准降低点?”

黄诗燕斩钉截铁:“砸锅卖铁,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子。”

屋顶漏了雨,换上几片瓦;书柜隔板变了形,翻个面继续用……县委的开支减了又减,黄诗燕还继续加码:“老百姓有个遮风挡雨的房子不容易,我们可以再勒紧裤腰带”“以后生活好了,房子还会加层,要按两层楼打地基、留楼梯……”

有的同志还不理解,黄诗燕就开党会、讲党课,一遍遍组织大家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重要论述——

……多做一些雪中送炭、急人之困的工作,少做些锦上添花、花上垒花的虚功……

打开蒙汉办公桌上的剪报册,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文章逐年分类,其中一段做了特别标记——“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,始终做到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。”

翻开炎陵干部的笔记本,上面记着黄诗燕的告诫:“要有清正之德、廉洁之志、谨慎之惧,要对党纪国法存畏惧之心,对工作纪律存畏惧之心,对人民群众存畏惧之心。”

同学聚会,他抽不开身;企业邀约,他婉言谢绝。同事聚餐,他回复说“最好的感情,是工作上相互支持”。

有人打听黄诗燕爱好什么,县委的同志只知道他饱读诗书,讲起话来常常引经据典、信手拈来。他还常给年轻的同志讲解自己写的“岁寒三友”:“我们要学竹,扎根不松根;学松,傲寒不傲天;学梅,报春不争春。”问遍黄诗燕的朋友圈,除了“抽烟很凶,不讲牌子”,人们都说他“不食人间烟火”。

翻开炎陵干部的笔记本,上面记着黄诗燕的告诫:“要有清正之德、廉洁之志、谨慎之惧,要